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 宋 邢昺 疏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經-四書 論語-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76200

卷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而第一疏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第子論撰之時以論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乎行德曰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疏周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 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思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補

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補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事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

子張第十九

易餘

行者其可以
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曰言無所輕重疏子張曰執德不弘結道不篤焉能

人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

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於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註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況交

當如子張疏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

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

乎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若子夏弟子

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

可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

拒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己之所聞結

交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矜不能者此所聞之異者也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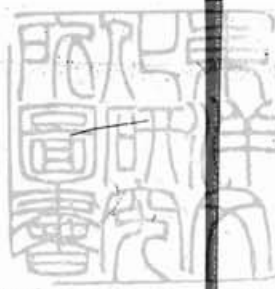
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於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

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見容也我若不賢則

人將拒我不與已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二子所言



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
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致遠恐

泥註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疏子夏曰雖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此

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

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又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註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

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也。能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

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悞之事近思者思已

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

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疏子夏曰博學而

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

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

者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悞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

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

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疏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而勢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辭理不言情實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彊為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二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所遠望之則多儼然

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則多儼然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王

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讒於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言路一
也
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疏子夏曰
踰開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
大而行亦不同也。開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
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
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
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疏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

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
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

孰後倦焉註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疏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曰君子之道焉

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註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疏子游至人乎

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
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
辭也本謂先王之禮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
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
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



吾悉十九
五



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意
 心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
 噫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
 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
 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
 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異
 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
 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
 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優則仕 子曰夏曰仕而優則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

閒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曰毀不滅性 子曰致乎哀而

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

當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毀

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註云不食三日哀

至於殯滅 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子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然而未仁 子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

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 為難能及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子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為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

子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

曾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註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註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註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不

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他人可不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註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

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註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

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疏

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之道民人



離散為輕易漂涼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注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

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疏子貢曰紂之不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

此章戒人為惡也紂名辛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為

惡不道周武王所殺蓋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

為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

耳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

所歸人之為惡處下衆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

為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

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注孔曰更改也疏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

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為衆所知

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觀也及其改過之時則人

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其明

衛公孫朝注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注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

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注孔曰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疏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之德也衛公孫朝者衛大夫也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

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

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註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曰夫子謂武叔疏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

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

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

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

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由

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由

曰譬如人居之官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窺見其在

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窺見

及人有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

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

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言夫聖

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夫子之言夫聖

語而一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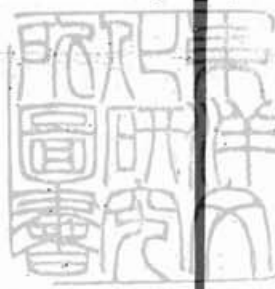
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即武叔云子貢賢於
 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馬曰魯大夫叔孫州
 仇武謚。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
 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
 武叔即州仇也謚法云剛強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立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也。○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
 尼也叔孫武叔毀仲尼者嘗毀孔子
 之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
 為此毀嘗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豈

也論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位陵雖曰廣顯猶可踰也
 至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踰也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
 仲尼亦不能毀仲尼也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皆化但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據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斤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祗
 同者多見其不知量猶襲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
 也服虔本作祗見疏解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
 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多為韻此類衆矣
 故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註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註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

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註陳子至及

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

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

子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語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

言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

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

賢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為不知也夫子之不

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當設譬言夫子

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

而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

升上之夫予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

可及也者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

侯得家謂為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

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

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

可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

疏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

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

